

陈统奎与“火山村”再造 明知山有火 偏向火山行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

「花梨之家」民宿里的乡土风情。

这些年来，陈统奎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是一名“网红”的身份。在机场、火车站，或在海南、福建甚至台湾等地的一些公众场合，会有人认出他：“哎，你不是陈统奎吗？”

而在8年前，他的身份还是《南风窗》杂志的一名记者。8年时间里，陈统奎由怀着爱乡的初心成为海南最早一批返乡再造故乡创业者，到此间经历的焦虑、迷茫与苦闷，再到如今的迎风而起，他在生活与返乡创业的平衡木上越走越稳。

近日，在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博学村，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海南日报记者和陈统奎在他的民宿“花梨之家”聊起了他的再造故乡心路。

在他的眼里，返乡创业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未知冒险，但是他对这座火山村的依恋从未改变，抱着让“6次产业”落地生根、乡村振兴的笃定信念，他说“我是明知山有火，偏向火山行”。

8年，他看到了魅力新故乡落地的可能

在“花梨之家”的庭院里，有只白鸭不惧小雨在草丛中慵懒地踱步，不知名的野花在嫩绿的草丛间愈发鲜艳，门口那只蜷缩成一团的小狗正酣然入睡，此刻的村庄安静得只听见雨声。

“返乡8年了，我也从一个‘小鲜肉’变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！”陈统奎不忘调侃自己，“早期返乡是一种冲动，认为返乡可以改变世界。但是创业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这种早期的心情。”

2009年，陈统奎作为《南风窗》杂志记者去台湾采访。在台湾，他发现记者、作家、陶艺师、企业家、教育家等各类社会精英都在做一件事情：乡村再造。他们怀抱不一样的价值观，在过自己的日子，他们更关心有机农业、村落保护、慢生活

编者按：

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，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，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美丽乡村的建设，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，发展与保护如何协调，怎么让传统文化在浓浓乡愁中“活”起来，归乡客又该如何做好新时代的乡贤，让美丽乡村成为精神家园？本期《海南周刊》特地截取四个乡村的发展故事，与读者共同去探寻答案。



“新农人”陈统奎。



一只狗慵懒地躺在“花梨之家”门口。

等等，他们再造乡村，点亮台湾。

陈统奎想到了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火山村庄，村民们靠天吃饭、连自来水都没有，居住在简陋的平顶房里，更有甚者住在原始的火山石屋，反差之大，令人感慨万千。改变村庄、再造故乡的想法，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。

这样的想法，在8年的时间刻度里，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个具体行动。

“你们来的时候看到那条3.5米宽的乡道了吧？春节前，我们打算拓宽到5米，这样村民、游客进出村庄就更方便了。”陈统奎略带自豪地告诉记者。

不仅是这条3.5米宽的村道，从2009年开始，陈统奎和村民们一起挖水井、盖水塔、修山地自行车道、盖民宿、创“火山村荔枝”品牌……“水井和水塔一共做了2套，火山村再也不会受旱，加上村里人非常勤劳，一边种瓜菜，一边种荔枝、黄皮等热带水果，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殷实，现在，博学村最高的楼有5层高！”陈统奎说，自己返乡这几年，没白折腾，还是干了点实事的。“再造魅力新故乡——这是我的返乡情怀，我看到了它落地的可能。”

也曾苦闷挣扎 如今迎风而起

然而，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，如果将返乡创业当成一个企业管理的项目来看，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还远未达到投资者的预期。

2011年陈统奎创办的“花梨之家”，现在有八间双标住宿，由陈统奎的弟弟陈统夸打理，一间的价格450元。据陈统夸说，民宿现在多数是一些朋友相互推荐的客人来住，一年算下来收入十余万元，“够生活，但不算富裕”。

“民宿是一种重资产投资，投入大产出慢，很难短时间内挣钱。我们种植的火龙果、荔枝卖得不错，但是也有季节性。”陈统奎坦言，后来投资生产的荔枝酥，由于缺少对市场的预判，又“烧掉了”100万元。

事实上，现在的陈统奎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奔走在上海和其他城市，另一半时间在家乡，他说自己是

“非物理返乡”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单单靠“农”还不够体面地生活。

2013年，陈统奎去日本游学，结识日本京都返乡青年盐见直纪先生，他提出的“半农半X”理念给陈统奎在返乡创业途中所经历的迷茫和苦闷带来了一道光。“我现在就是半农半社会企业家，我的‘X’就是在帮企业做品牌营销，我有其他的工作谋生，并用于支撑我的返乡创业项目，因此从个人来说我没有穷困潦倒。”

当记者问陈统奎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是否后悔时，陈统奎说：“如果从个人财富增长的角度来说，返乡创业要比安安稳稳打工少挣很多，用金钱来判断真的后悔死了！但是从价值选择来看，又是无价无悔的。”

除了来自经济上的压力，陈统奎推动乡村再造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村民价值观的改变。几乎每推出一个项目，都是与村民的思想观念做斗争。所以他公开提出“造人”的理念，其实就是对村民进行培训，目前，他已经分三次安排博学村代表赴台湾考察学习。

“当然，村民的思想观念、文明进步，不是说教，而是在讨论、争论以及有人先做出榜样后，才有了改变的可能。”陈统奎说，“这种社区营造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它的投资回报率时间比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长，或许是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更久，但是我愿意边做边等。”

2017年，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，海南开展“共享农庄”创建工作，一波政策红利让陈统奎的返乡事业迎来曙光。

“之前走过太多的坑。现在省里出了政策支持乡村发展，2018年，我要大力发展民宿，用6次产业发展火山村荔枝、生姜冰淇淋，用自己的原料加工，打造火山冰品爆款。”陈统奎说。

“6次产业”的产业逻辑，即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，“1x2x3=6”产业公式，两个乘号则分别代表着品牌和文创，这也是陈统奎一路来探索到的再造故乡的“发动机”。其在2014年创办的“火山村荔枝”品牌的成功试验，在2017年累计实现了从0元到1000万元的销售额。

小目标，也让他在创业路上有了迎风而起的底气。

乡村再造需要一批“生活作家”

关于乡村再造的未来，记者在和陈统奎的对话中发现，他提到的高频词是“新农人”和“生活作家”。

新农人，寄托着陈统奎对“6次产业”在博学村落地的希望，他希望通过产业发展让村民看见实在的、有前景的事业体，激发他们一起再造乡村的动力，即把老农人改为新农人。此外，火山村还需要引进返乡大学生等新一代涉农创业者，有人做生态农场，有人开生态餐厅，有人经营民俗……新老村民共同再造故乡。

在陈统奎看来，这些新农人中会诞生一批“生活作家”。

“生活作家”是陈统奎去年到成都明月村考察时所受到的启发。明月村里住着一群“生活作家”，有爱喝酒的男诗人、喜欢画画的女诗人、北京水立方的设计师，村庄为这群人配套了一些“奇葩”零部件：一个酒坊、一个咖啡馆、一个美术馆、一个自然学校、一间民宿、一条精品购物街。“生活作家”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人气和财富，带来了令人感动的新的生活方式。

“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共享农庄的建设，点亮它们的都是人。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做，就有什么样的村庄。我期待的人正是‘生活作家’，而不仅仅是汹涌而来的资本投资者。”陈统奎说，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的脉络，“生活作家”可以给乡村再造带来一些“看不见”的东西，比如情怀、人情味。比如民宿里，一个茶杯所传递的主人的审美，住下来所聆听到的乡村的声音，感受到村民淳朴的民风等。这一切，都让乡村再造有了美的质感，美的幸福感。

乡村再造的路，还很长，陈统奎说，他也在努力成为一名“生活作家”，他不着急，愿意用一辈子来实践。■